

黄河湿地

□ 麦 莎

—

黄河黄啊
它像是从黄土高原变脸
看啊,那么多的石砾
掺杂着黄土滚滚涌来
石砾被大水一一打磨
却脱不了黄土的胎衣

二

黄河是远的
黄河远上白云间
王之涣把黄河和白云连接上了
我在黄河边一眼一眼
看黄河
看着看着
就看不见黄河了
就看见淤积的滩涂
就看见辽阔
就看见岸边的一亩亩庄稼
就看见摇曳的芦苇
就看见——
它的大水一直奔流着
地像是一个村妇
在织一片中国丝绸
这波动的丝绸上有落日、晚霞
也自有鱼群出没

三

黄河滩上,芳草萋萋
清清静静,独有钓鱼者一二
我来黄河边有点像是探亲
我来这里,我知道
黄河多么辽阔
黄河边,我喊一声:黄——河——
黄河是能听到的
我看到黄河的远
是我突然惊飞的
像一只越飞越远的白鹭

四

黄河边
我有些惊喜
是因为我此刻看见白鹤两只
灰鹤一只
野鸭一群
这些水禽们是怯生的
是喜欢自由的
是对人类有恐惧的
是内心柔弱的
是静美的
我和它们有很远的距离
我在岸上
它们在远远的一片湿地
我试着走近它们
它们就忽而惊飞了
它们飞翔的样子
像轻盈的舞蹈
像天空上的舞姿
它们飞走后
黄河上就没有了表演者
黄河就继续赶路
黄河刚才一定也是在注目这些
湿地上的飞禽

五

我想远离尘嚣
就想到黄河了
黄河从不愿打扰我们
它像隐居
它只在旷野
它只在乡村的不远处
像是一个看破红尘的醒者
我来黄河边走一圈
好像人生的路在黄河边
可以忽然走出来
可以让人心归于自然
可以让一个人成为黄河的小部分

六

黄河奔流
一个人跟着奔走
黄河只坚持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看风景去吧
一个人和黄河同步
黄河不急不缓流淌着
一个人是无法赶上黄河的
黄河流淌在河滩上
一个人黄河边走着
一个人也像是流淌在河滩上
一个人黄河边走着
尽头是多么无奈
还捎带着一脸的风沙

七

黄河边徒步
我发现 谁和黄河比赛竞走
他就得不了冠军
我看到黄河流淌于泥沙中
一浪打着一浪
仿佛一尾鳊鱼穿越着黄河
我看到黄河的平静
嫁接着一个人的目光
我也看到黄河的汹涌
是一个漩涡一个漩涡的奔腾

八

看啊,黄河一粒粒沙子是自由的,幸福的
被大水拥抱,滚滚向前
我沿着黄河走
踩了一脚一脚的泥沙
我感觉,我也是黄河了
我停步,静静地立像一杆芦苇
与黄河近在咫尺
眺望远方,让自己渐渐辽阔

九

黄昏,夕阳彤红
光芒四射,也漂染着锦缎般的河水
这时,我看到黄河边的夕阳
像是黄河上的一面古铜镜
它照耀着河滩
它让黄河水波光粼粼
它让黄河更黄
它也让黄河目睹自身的金黄
渐渐地我看到,这一面铜镜
缓缓,又被黄河的一泓大水收藏起来

五月碾转香

□ 杨 帆



磨碾转

杨 帆 摄

在这样丰裕。每年麦黄时,我总会缠着妈妈做点碾转解解馋。那时候,白天妈妈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做碾转只能等傍晚收工后进行。终于,在某一天月明的黄昏,妈妈从自留地里割一捆青黄的麦穗,就着皎洁的月光捆穗、搓籽、余炒,然后用簸箕将余熟的麦籽上残留的糠皮揉净簸出,放在做豆腐用的小石拐磨上碾磨。每当妈妈做碾转时,我便躺在妈妈身边的苇席上看妈妈劳作,巴望着能早点吃上香甜的碾转。可幼小的我总是熬不了多长时间就进入了梦乡,待醒来时,那一丝丝一缕缕透着新麦清香的碾转早已做好……

让人心疼的坚守

□ 薛小玲

得让人惶恐。

进村走了 20 分钟左右才遇到一个担着担子的老妇人,她说这村子叫高疙瘩,年轻人都搬走了,整个村子只剩下了 20 个老人。她是一个人住,邻居也是一个人,没有三口之家,基本上都是老两口或者孤寡老人。

随她去了她的家,院子很小,小到三五步就走到墙根了。照样是楼,土楼,三层,屋门边的墙上挖了一个洞,供奉着不知道哪尊菩萨的泥塑,前边一个香炉布满灰尘。这样的小院,这样狭窄高耸的三层小楼,加上天近黄昏,我心里那种压抑的感觉更甚一层。

她说上山挖了野韭菜去景区门口卖,我惊讶,怎么去? 这 10 多公里呢! 她憨笑,说走着去,卖完再走回来。她说太饿了,得做饭吃! 中午呢,没吃饭? 我问。她很自然地说没有,卖了一点钱,不舍得吃饭,回来自己将就一口就行了,外边饭太贵。我不知道怎么说了,突然有点想拥抱她一下,但又怕吓着她,所以没敢。

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不觉得害怕? 她依然是憨笑,说习惯了,孩子们都搬走了, 总得有人看家,人老了故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哩,白天上山挖点野韭菜卖,晚上回来总是太累,做点饭吃吃就睡了。

那有电视看吗? 她说有的, 但很少看。晚上累啊,就想早点躺下歇息,而且

看电视太费电,电得掏钱买哩!

孩子们呢? 会回来看你吗? 会,她肯定地点头,说会的!

我说我夏天来和你做伴吧? 我给你交租金。她呵呵地笑,说:“只要你不嫌,就来住呀,不收你钱!”我说那说好了呀,我真的要来住的。她使劲儿点头,说:“嗯,说好了!”我们一起大笑,我握住她的手,那手温热却不柔软,甚至有点干硬刺手。

天色已近傍晚,没时间再聊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告辞。她却跟着一直到了路口,细心地指了路,才叮嘱了又叮嘱地停住脚步。

朝她挥挥手,我不敢再回头,我怕心里的酸涌到眼睛里变成泪不听话地滚下来。

走了很远我才回头,她依然在,只是变成了一个黑点,而她身后的村子也模糊了许多,看不太清了。

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有 20 个年迈的老人在这样的老楼里生老病死,他们心甘情愿地坚守着自己贫瘠的家园,让人心疼却又无奈,因为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没有接班人。

人们吃药时若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糖,便会觉得没那么苦了。就像妇人肯定地说过孩子们会回来看她,这也算是心里的一个安慰吧,毕竟生活里有了盼头,日子就不会那么凄苦难挨了。

你幸福吗？

□ 基 氏

挣扎着活命? 又有多少人在“赤地千里,人饥相食”的灾年里奄奄一息,成为冻死的骨头和枕头的饿殍。比起他们,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你也曾是“黑五类”的后代,爹娘戴着高帽整天遭批挨斗,你年龄小,虽曾背着“狗崽子”的黑锅挨白眼、遭唾弃,受尽窝囊气,却到底拨云见日,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辰。1977 年恢复高考,你一试中榜,成为十里八村乡亲们骄傲。毕业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家庭和睦,尽享天伦之乐自不待说,且事业如日中天,你成了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纸有报、领导接见、群众拥戴的新闻人物,比起身世如哥哥的诸多光棍们,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你潇洒地穿行于街头巷尾, 悠闲地游逛在田间地头, 尽情体味着自由徜徉的意韵美。你搭车乘船坐飞机, 天南地北任驰骋, 想去哪儿就到哪儿, 尽情享用着公用资源。大把鲜纯的空气, 可以尽情吐纳, 全部免费。你尽可以放开喉咙, 无拘无束地唱、笑, 诵念心仪的诗词歌赋, 弹玩喜好的琴棋书画, 啥时兴尽、啥时欣然而归, 全凭率性任意。你的邻居, 也曾和你一样, 潇洒地出入行走, 自由地走南闯北, 优哉游哉, 无拘无束。然而, 不知哪根神经短路, 失了分寸, 潇洒得过头, 自由得过分, 觑见他人钱财, 即想法弄到自己囊中。结果, 自由天地被放纵的“潇洒”得只剩下因身之处, 想晒一缕因室前的暖阳, 吸一口铁窗外的空气, 都得经过批准。至于乘船搭车坐飞机“周游列国”, 更是腊月河涨——没那一想! 比起他,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你 50 大几了, 身体棒得像是雄性东北虎。你胃口极好, 仿佛吃块生铁疙瘩也能化化成水。你饭量很大, 吃饱了吃饱

我要蜗牛

□ 红 孩

波音 737 客机平稳地着陆于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 在那硕大的轮子与地面接触的瞬间, 我竟没有感觉到一点颠簸。我想, 此刻所有的乘客没有人不佩服飞行员的技术有多么的美妙。那美妙也夹杂着对几位空姐空哥的赞美。就在我从座椅上要站起来的时候, 在我身后五六排远的座椅上再次传来声音凄厉的叫声——“我要蜗牛!”

声音来自于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上飞机他就断断续续地这样叫喊, 弄得飞机上的人们很是烦躁不安, 但碍于是个孩子, 谁也不好说什么。我看到孩子的母亲很尴尬, 她不好冲孩子发作,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别哭啦, 到北京奶奶家我就给你买。”母亲的话并没有奏效, 孩子照样哭。看来, 那蜗牛真的直入孩子的心里了。

孩子和他的母亲是不是上海人, 他们到上海是旅游还是出差我不得而知, 我刚见到他们是在浦东机场的安检通道。当时, 因为是个朋友一同安检, 我们只顾得跟送站的朋友们挥手告别了, 并没有注意到我前面还有一对母子。等我把行李箱推进检测机走到安检员面前时, 这时看到惊人的一幕——在安检台上放着一个碗口粗的矿泉水瓶子, 里边装着一只肥大的蜗牛, 一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安检员, 一边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小男孩哭道:“妈妈, 我要我的蜗牛!”

母亲说:“机场有规定, 不允许携带小动物。”小男孩看了看瓶子里的蜗牛, 加大声音哭喊道:“我就要我的蜗牛!”面对孩子的满眼泪花, 两个安检员面无表情, 只是直直地看着孩子的母亲。那意思很清楚:这是民航的规定, 我们也没办法。

那一刻, 我真想求两个安检员, 让孩子把蜗牛带走吧。热爱小动物, 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我们

不能因为人为的制度, 而破坏孩子的天性。可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我毕竟是中国野生動物保护协会的会员, 国家林业总局还聘任我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委员呢! 我心里十分清楚, 蜗牛是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動物保护名录的, 或许它身份太低, 到处都有, 不像大熊猫、丹顶鹤那么稀有珍贵吧。我也十分清楚, 这只蜗牛即使被小孩带走了, 也不会活很长时间, 它离开土地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当然, 如果小孩不带走, 这个诸小的生命很快就因安检员随手往盛杂务的塑料桶里一

半 静 园

□ 田 健

“半静园”这个名字是我杜撰出来的, 没有任何出处, 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在云台山建设初期, 素有地标建筑美称的云台山庄前, 有一片亩把大的小游园, 它北依山庄平台, 南临旅游通道, 北边常常安静得出奇, 而南边往往又喧闹得过分, 所以, 我把它取名为“半静园”, 意亦在此。

半静园在这里确乎存在有 20 多年了——应该是与山庄同龄的, 却没有引起我这个当地人的注意。而且我坚信, 对它熟视无睹的本地人也绝不在少数。它东西狭长, 一条米把宽的鹅卵石甬道, 半圆形地铺在小园里, 像古装戏服上的玉带, 尊贵大气, 又似长桥卧波, 气势非凡。无论是从它的东端还是西端出发, 到达另一端, 悠悠达达的, 大概只需要几分钟, 很快。

院内青草铺地, 绿茵遮天, 乔木巍峨, 灌木葱茏。我能叫得出名的, 有五角枫、黄栌, 似乎还有榆树、椿树。其中, 一棵挂有保护牌, 树龄达 150 年的臭椿树, 在这个游园里独树一帜, 旁边扎眼, 应该算是最高大、最伟岸、最能撑起这片天空的英雄了。

园的东北角, 还有一个小凉亭, 亭柱的外形是竹竿的样子, 颜色自然也是青色的, 只是稍重了些, 有点失真。亭子里摆着一张圆形的小石桌, 旁边嵌入地面杵着几个腰鼓状的小石墩, 黑光锃亮的, 看起来很像。无论是从甬道的哪端走来, 是务必要经过这个亭子的, 于是就有了想坐在这里休憩的雅兴。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这亭子既无名子, 也无书联, 少了些许文化气息。坐在亭子里, 看着眼前翠绿相叠、遮天蔽日、光影斑驳的景致, 再听着耳边唧唧唧唧、叽叽喳喳, 或高或低、或疾或缓的鸟鸣, 真的别有一番情趣。如果能于此处举杯相邀或掩卷沉思, 我想,

你幸福, 请一定珍惜!